

古代清官断案记

新华出版社

古代清官断案记

陈逸飞等编写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0,000字
1981年3月第一版 1982年2月重庆第二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203·034 定价：0.70元

前 言

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，到底有没有清官？存在于古代清官身上的某些优良品德，对于今人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司法工作者有无借鉴作用？我们今天在舞台上、在出版物中把古代清官的事迹加以介绍，是否就是颂古非今？是否就是“攻击社会主义制度”？这些问题，我国的史学界、文艺界曾于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，进行了一场相当激烈的争辩。

作为一个学术问题，大家各抒己见，共同探讨，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十年浩劫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集团，竟然挥舞棍棒，大打出手，制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字冤狱。对于所有赞颂清官、廉吏，鞭挞权奸、恶霸的戏剧、小说以及这类文章，一律宣布为毒草，打入冷宫。他们公然宣称：“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清官”，“清官所起的历史作用，比赃官更坏”，“在社会主义社会颂扬清官，就是借古讽今，就是攻击社会主义”。他们把董宣、包拯、海瑞、况钟这些众口交赞的人物，一律宣判为历史罪人。在他们眼里，似乎这些人物比之秦桧、贾似道之流还要更坏一些。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，虽然在理论上不值一驳，但其危害之大，流毒之深，

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也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党中央为了拨乱反正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特别强调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，严肃社会主义法纪，几年来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，惩处了大批目无法纪、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，这样英明果断的措施，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。为了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民主、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，党和人民政府除了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外，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维护社会治安、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条文，使全国人民有法可依，执法人员，有法可循，象以往那样的冤假错案不再重复出现，这实在是一项保证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，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。

但是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实现任何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，都不会是那么一帆风顺、一蹴而就的，它必然要碰到一些阻力，因此也必须伴随着一系列法律条文的颁布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培训起一支廉明精干的强有力的司法队伍；此外还要从多种角度、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。为了配合整饬法治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我们特约请一些同志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为指导，编写了这本《古代清官断案记》的小册子。

我们认为清官、廉吏，在历史上尽管是凤毛麟角，不可多得，但毕竟代有其人，或见之于史册，或在人民的口头世代传颂，或在稗官野史里偶有记载，不管怎样，它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，谁也不能一笔抹煞的。

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封建时代的官吏，虽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，但就其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民的态度来说总还有忠奸之分、贪廉之分、正邪之分、善恶之分，怎么能不加分析地一律说成是洪洞县内无好人呢？

我们鉴别一个历史人物，能否称得起是一个清官，不仅看他是否贪赃枉法，是否徇私舞弊，还要从更多的方面来看，总括起来，至少要具备以下几种品德，即：

一、不义之财，一芥不取的廉洁精神，这是最起码的要求。

二、扶弱抑强，嫉恶如仇，关心人民疾苦的凛然正气。

三、刚直不阿，不畏权势的顽强气概。

四、调查研究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。这是执法人员在听讼折狱方面最为重要的一条，没有这一条，冤假错案，必然难免。

本书所选八篇清官断案的故事，基本上是力图以上述指导思想为标尺的。我们认为这些品德，对今天的政法工作者来说仍然是有参考借鉴价值的。

本书的出版，仅是一个初次的尝试，今后，我们还计划从现实生活中，精选若干生动、曲折、富有示范意义的案例，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，继续编写一些故事，供广大读者阅读，希望政法领域、文艺领域的同志们，给予大力支持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

目 次

薛推官三勘真假案·····	陈逸飞 (1)
陈太守两进湖州城·····	刘肇霖 (29)
包龙图借尸平奇冤·····	启 曙 (75)
丁葆楨运筹诛权宦·····	李 乔 (111)
吞苦酒李通全大义·····	龙文伟 (131)
辨绣鞋施宪破冤情·····	杨亚冬 (194)
强项令抗旨除民贼·····	李克非 (223)
巡按使仗义作冰人·····	陈维麟 (252)

薛推官三勘真假案

陈逸飞

法律本乎人情 切忌草菅生灵
诗曰： 断狱先知民隐 曲直方得分明

话说宋真宗时有个参知政事的大官，死后追封为兵部尚书，这人姓薛名奎字宿艺，是山西正平县人，人送外号“活神仙”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且听在下慢慢道来。

在宋真宗景德元年，开科取士，录取了一名进士，名叫薛奎。此人品行端正，办事干练，及第不久，皇上就派他到隰州地方，任军事推官之职。他的老师给他饯行时，在酒席筵前问道：“贤契此次赴任，不知抱了什么志向？”薛奎欠身答道：“蒙老师多年教诲，我今后处理一切事情，只抱定十个字，就是：上无事君恩，下不负民望。”老师听罢大喜，含笑说道：“好！好！我总算对你没有白费一腔心血。来！痛饮三杯，祝你前程远大！”

薛奎择日登程，来到隰州。原来军事推官的责职，除了处理军法案件外，还要兼管民间词讼。薛奎下马后，也不休息，拜见了州官，便清理积案。一直看了半个多月的案卷。

看完案卷以后，既不行香拜客，也不升堂问案，却找来书房的小童，问他是不是本地人。小童说是。又问他对本州的三乡是否熟悉，小童又说熟悉。他便对小童说：“我要你作为我的道童，陪我到三乡走走串串，要装哑巴，不准说话。你作得到吗？”小童不解何意，只好点头。

次日，薛奎扮做道士模样，由小童领路，来到三乡。他让小童手持个白布幡，上面写着“有钱难买早知道”七个大字。就这样连着出去了好几天。州衙的人觉得好笑：这个新推官不审案，却去下乡串户，不知玩的是什么名堂。有人就暗中问那个小童：“你随那薛推官去干什么？”小童笑道：“可有意思嘞！他到三乡对老百姓说，他奉了玉皇圣旨，到这里拯救众生。凡是受灾受难的人，都可来祈求保佑。有的老乡也就真的来诉说自己的冤枉，人家说不上三言两语，他就把人家肚里要说的话替说了，还说得一点不差。老百姓都说他是“活神仙”下凡。一切受灾受难的人，都来向他诉苦。他说只要一心向善，都会得救。我们去了这几天，天天都被老乡围得风雨不透，可真有意思喽！”

衙门里人听了，也不解这是怎么回事。有那吃官饭多年的老衙役心说：这是乔装私访，这位大人可了得！今后我们的“外快”怕是不那么来得容易了！

薛大人私访了好几天，把他所要了解的案情都摸透了，这天他传谕升堂。等衙役三班都站齐，他升了座位，抽出一份公文。只见那卷皮上写着一行字：“张小翠谋害亲夫，拟判死刑。”他知道这是前任审了，尚未定案的。他就对站堂的衙

役说：“传张小翠和原告。”衙役高声呼喊：“带张小翠！”少时，原告也被传到。

这时就听铁锁啷啷，一个女子被带上堂来，跪倒在地。另一个老头子也跪在另一边。薛大人闪目一看，只见那女子虽头发披散，面容憔悴，却长得有几分人材。再看那老头子，满脸黑油麻子，嘴歪歪地张着，两眼不住地偷看那个女子。薛大人心说：无怪老乡都叫他“丑霸王”，确实长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，又是个老胡子，可他还想霸占这如花似玉的姑娘，真真该死！想着不由气往上撞，又勉强压下去。他用眼望了一下那女子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女子略抬头望了他一眼，又把头低下，说了一声“张小翠。”薛大人又问道：“多大年岁？”张小翠说：“十九。”堂上又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谋害亲夫？”张小翠说：“他不是我的亲夫，他是我们家的仇人！”说罢哇哇大哭起来。薛大人说：“你不要哭！他怎么会成了你们家的仇人，详详细细说来，本堂与你作主。”那女子哽咽了半天，才止住哭声，抽抽嗒嗒地说道：“我们家四口人，除了爹娘，还有一个哥哥。种着丑霸王二亩三分地，每年除了交租外，剩下的粮食仅够我们吃三个月的，因此上，不能交全租数，每年都要欠他的租粮，年积岁累就有了几百担。前几个月他去催讨租粮，不向我爹娘说，却死钉着我看。我们只住一间半土房，没处藏没处躲。后来他对我爹说‘没粮不要紧，可以缓交，只是不要忘了。’他又用嘴一指我，问我爹：‘这小姑娘多大了？有婆家没有？’我爹说：‘孩子还小，没有找婆家。’他什么话没说，笑笑就走了。过了两天，一个说

媒拉纤的老婆子上我们家来，进门拿出二十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是丑霸王下的订礼，让爹妈给我预备预备，过两天他打发车来拉人。我爹一听就火了，说：‘放他妈的屁！我们好人家的闺女，能给他作小老婆！’用手将桌上银子往下一推，哗唧撒了一地，指着那媒婆的脸说：‘滚！’媒婆弯腰把银子拾起，瞪了我爹一眼说：‘你可别后悔！’说罢便匆匆地走了。不料第三天天刚放明，就听外边有人打门，我爹去开，一看是县里的班房，他们问我爹：‘你是叫张长富吗？’我爹说‘是’。他们二话没说，掏出锁链把我爹锁上，拉着就走了。我娘一看急了，追上去问他们为什么逮人。班房的人给我娘一个大嘴巴，打得她躺倒地上起不来。我和哥哥忙把我娘搀回家去，便病倒起不来了。第二天，那媒婆又来了，进门就说：‘我这人没脸没皮，又来招你们讨厌来了。’我哥哥问：‘你来什么意思？’那媒婆说：‘光棍不吃眼前亏。你爹让县里弄走了，欠租的人就得坐水牢，他那大年纪搁得住么？用不了三天两早晨，还不见了阎老五！你们想明白点儿，是大人要紧还是孩子要紧？小姑娘过去，给周老财生个一男半女的，不就把头前三个都顶了么！周老财说了，只要你们答应他这门亲事，欠租不要了，二亩三分地归你们，从此当亲戚走。……’我哥哥听到这里便挽袖子要动手，我忙拉住他，对媒婆说：‘空口无凭。他许的愿，让他写张字来。把我爹马上放回家，我就答应。’媒婆笑了，她说：‘还是大姑娘明白。’她就走了。她是傍晚午来的，落太阳的时候，我爹由县里回来了。他腿有些个痼，是水泡的。家里的事，他还不知道。我哥跟他一说，他把脚一



臊说：“那怎么能行！我的闺女给人当四房？”我说：“爹！您甭着急，等他把字据送过来，我就过去，我有办法对付他，决不会给咱们家丢脸。”第二天掌灯时分，他打发车来接我。那媒婆跟车来了，交出字据。我哥去请村里教书的先生把字据念了一遍，并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。在这个工夫，我就把做活的剪子揣(chuāi)在身上。到他家已是深夜，贺客乱腾一阵都走了，房中就剩下我和丑霸王。他便上前拉我。我这时把握着剪子的手抽出，猛向他心口就刺，打算刺死他，我再自尽。谁想他手疾眼快，拨开我的剪子，只把他手指划破。他跳出屋外，喊人把我捆起来，送到县里，控告我谋害亲夫，又由县解到州里来。我死不要紧，只求大老爷保住我们一家子。”说完又哭起来。薛大人听毕，吩咐衙役，把女犯人的锁镣都卸下来，并把她父亲传来。薛大人说毕，向丑霸王望了一眼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多大年岁？”丑霸王说：“小人叫周文彬，现年六十二岁。”又问：“家中有什么人？”丑霸王说：“只有贱内和两个小妾。”又问：“没有儿女？”丑霸王说：“三房俱无所出。”薛大人冷笑道：“你若有儿，生下来的孙女恐怕都比张小翠大了。老不要脸的东西！你还告状吗？”丑霸王不服气道：“怎么不告？她是谋害亲夫！”薛大人怒斥道：“放屁！那是你绑架，谈得上什么‘亲夫’！”丑霸王道：“她是我用金钱换来的，怎是绑架？”薛大人喝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张口亲夫，闭口亲夫，可有官方文书作证？”

“没有”。

“可有龙凤大帖？”

“没有”。

“可有卖身契约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薛大人道：“既然都没有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亲夫，分明是倚财仗势，欺压良民的歹徒！在本堂面前胆敢如此放肆，不给你个利害，你也不知道！来！重责五十大板！”说着，哗啦一声签标扔下。衙役不敢怠慢，过去摠倒丑霸王，褪下中衣，抡开板子，叭！叭！叭！五十下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丑霸王疼得口中爹妈乱叫，大声喊着“老爷饶命”。板子打完，趴伏在地，已经起不来了。薛大人问道：“周文彬！你还告状不告？”丑霸王有声无气似地说：“不告了！不告了！”薛大人说：“光不告不成，张长富他们家遭受那么大损失，你要赔偿！”丑霸王说：“我已写了字据，欠租、地亩都不要了。姑娘也由她父亲领回去。明天我还派人送去一百两银子，给他们压惊。”薛大人让书吏录好他的口供，并叫丑霸王画供，然后通知周家在外边等候的家人，把他抬走。薛大人又问：“张长富来了么？”这时只听阶下跪着的一个人说道：“小人在此。”薛大人道：“你把女儿领回，好好找个婆家，一切都要跟她商量好，不要自作主张。”张老汉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薛大人道：“去吧！”爷俩向上磕头，转身向衙外走去。

这时许多听审的乡民悄声议论开来，有的说：“这大人不是那个‘活神仙’么？”有的说：“我瞧简直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”

薛大人审完丑霸王案后，休息了片刻，又抽出了一本卷

宗。只见上面标着几个字：“斗殴杀人拟绞。”薛大人便传谕：“传马如龙上堂”。阶下一声吆喝：“带马如龙！”只听锁镣一阵响过，一个大汉走来。身高七尺开外，一双浓眉，两只豹眼，鼻直口方，很有一点英雄气派。走到堂下，便双膝跪倒。薛大人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多大年岁了？”马如龙报了姓名，说自己二十五岁。薛大人道：“你不是武举吗？既然练就一身本事，为何不思报国，却勇于私斗，这不是给祖宗丢脸么！”马如龙禀道：“小人虽有些武艺，却从来不敢私斗。”薛大人微微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倒也好听，可是王小六确实是你砍死的。”马如龙向上磕头道：“大人！我冤枉！王小六不是我砍死的。”薛大人道：“那么你把首尾经过，如实讲来！”

原来马如龙虽然考中武举，因为没钱活动门路，所以一直未得到任用。他居家无聊，常在赌博场观看斗鹤鹑的，他见鹤鹑那样遇敌敢上，只进不退的勇猛样子，非常合乎自己的脾气，也就养了一只鹤鹑。说来也巧，他这只鹤鹑每次临战，真是所向无敌，不知战败了多少个对手。原来当时斗鹤鹑是一种赌博，交战双方预先约定，以什么为战利品，所以有的人竟把家产都输光。马如龙当然不是为赌博才养鹤鹑，他不过聊以开开心而已。不料他这只鹤鹑被人看成“必操胜券”的神品，许多人都要把它算计到手。内中最疯心的是赌徒王小六。他几次三番对马如龙说，他愿出多少银子买这只鸟儿。马如龙把这只鹤鹑爱如掌珠，他岂肯以它生财。王小六却粘赘着不放，故意跟马如龙套近乎，每天都去他家走一遭。恰巧有一天马如龙外出，王小六去了，只见马如龙的老婆在

家，王小六灵机一动，便说：“大嫂！马大哥现在鹤鹑市跟人定约，让我回家来取鸟儿。”马氏见他天天来家，是自己丈夫的一个熟朋友，也就毫不怀疑，让他拿走了。等到马如龙回家，一看鹤鹑没有了，忙问马氏。马氏说：“不是你让王小六来家取的吗？”马如龙把脚一跺，说声“糟了！”转身就走，他一口气儿跑到王小六家，进门见王小六正在切菜做饭，劈头便问：“我的鸟儿呐？”王小六摆出一副流氓样子，说道：“你的鸟儿在你的家里，跑到这儿来问啥？”马如龙微笑着说：“别开玩笑，快还给我。”王小六绷着脸说：“我真的没见。”马如龙见他想赖，不免有些动火，便说：“我要搜。”王小六瞪眼说：“你敢！”马如龙见王小六这种讹诈的神气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便往内室闯。王小六不容分说，对马如龙当胸就是一拳。马如龙一身武艺，如何能打得着，他一闪一搪，王小六差点来个趔趄。王小六自知力敌不过他，抄起菜刀对马如龙头顶就砍，马如龙又是一搪，但他膂力过人，刀竟由王小六手中飞出，直插入王小六的太阳穴。王小六立时脑浆流出，倒地身死。王小六家无苦主，马如龙自己赴县投案，县里以“斗殴杀伤”论，转解到州里。

马如龙把全部经过说完，薛大人叫衙役把他的锁镣打开。薛大人本是军事推官，便写了一件公文，让马如龙去军营投效。马如龙千恩万谢，拿着公文去军营投效去了。

这里薛大人说声退堂，三班衙役散去。薛大人回到签押房去休息，不料州官在那里正等候他，一见面便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大人！你怎么把杀人犯放了？”薛大人且不理他，换了便

服，饮过茶，吸着烟，才缓缓地问道：“老兄说的杀人犯是谁？”州官说：“就是那个马如龙！”薛大人说：“马如龙算不上是杀人犯。”州官说：“那末王小六是谁杀的呢？”薛大人道：“下官从事吏道，为日尚浅，有许多事，还要承老兄指教。就以今天的事来说，律条不是明文规定，对别人财物无论明抢暗窃，俱以强盗论吗？”州官说：“那指的是财物，一个鸟儿是玩物，怎么能相提并论呐！”薛大人道：“财物指的是什么，律文没有规定，若以玩物论，周鼎商彝不也是玩物么？人人视为珍宝，价值很高。所谓‘财物’，只要换得出钱的，都可谓之财物。鹌鹑虽是鸟儿，也照样换得出钱，所以它也是财物。诈取人家财物，甚于明抢，他就是强盗；人家去索要，就是追赃；他动手打人，就是拒捕！”州官说：“就依老兄这样解释法律，诈取人家鸟儿是强盗，也没有死罪呀！马如龙杀死了他，是不是犯法？”薛大人说：“马如龙并没有杀他，王小六用刀去杀马如龙，马如龙出于自卫，反手一搪，刀由死者手中飞出，嵌入死者太阳穴。我不是光凭马如龙的供词来判断，我事先检阅了尸格，仵作明明写着‘飞刃入阳穴致命，’所以才敢断定王小六不是马如龙所杀。况且，马如龙赤手空拳，未带武器，怎么能说他是有意杀人呢？”州官说：“那我要上详。”薛大人说：“悉听尊便。倘有过错，我一身任之。”州官理屈词穷，一场争论，就此了结。

又一天，薛推官正在签押房清理积案，忽听申冤鼓一阵急敲。他连忙换了官服，马上升堂。衙役三班站好，喊了堂威。只见带上一个老妇人，跪倒在地，口中不住大呼“老爷

救命!”薛大人看那老妇人年约六十多岁，满脸皱纹，两眼泪水汪汪。穿着一身土布衣裳，头发也有些蓬松。薛大人和葛地问道：“你这老妇人，姓什么？多大年岁？家住哪里？有什么冤屈事？”那老妇人说：“小民姓张，嫁夫朱松，生有一子，叫朱石头，以赶脚为生。就住在三乡地方。丈夫早年死去，只仗着石头养家活口。石头倒也孝顺，对我照顾得很是周到。每天赶脚回来，总忘不了给我带些东西吃。昨天夜里一直没有回家，我很不放心。今天五更天我就爬起来，进城来到驴市上去找。他的伙伴说，我儿打死了人，被地保送到州衙来了。我赶到州衙来找，他们不让我见，我才击的伸冤鼓。我就是这一个儿，指着他生活，他禀性善良，决不会有打死人的事。大老爷您要给我作主，快放了他吧!”

薛大人问衙役：“有这么一回事?”衙役回道：“大人！有这么一回事。两个地保押着朱石头在班房里，是一开城门赶进来的。因为天时尚早，还没有禀报。”薛大人着急地说：“快带上堂来!”只见两个地保押解着朱石头走来，朱石头被五花大绑着。他们来到阶下，一齐跪倒。薛大人对两个地保说：“快给他松绑！他是怎么打死人的，详详细细讲来!”朱石头看到了他的母亲，哇地一声哭出来，说：“娘！我冤呐!”衙役一声吆喝：“不要开口!”朱石头低下头去。只听地保说：“昨夜小的等巡邏到西关外关帝庙后门，看见朱石头由庙门里匆匆跑出，形迹可疑，当时把他叫住，问他跑什么。他结结巴巴地说，赶着要回家。小的见他身上有血迹，用灯笼一照，满手都是血，小的等就把他捆起来。进到庙里一查，只见那